

23

基辛格的 48 小时秘密访华旅程



《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》

◆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◆作者：顾保孜 撰文
杜修贤 摄影

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，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，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、发展与结局，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。

这张相照了两次。江青说她在钓鱼台已经布置好了，让林彪去。因为走得急，林彪脸都没刮。到了钓鱼台，他现借了江青秘书的刮脸刀修了一下面。

江青将照片拍了，但林彪却没有得到毛泽东同意接见的意向。

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，终于放弃努力。他知道，毛泽东已无意修好，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，前途凶多吉少，不得不面对日益临近的最后摊牌。为此，林彪心情沉重。七月上旬，他携叶群一道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。据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回忆说：“林彪很沉闷，一句话不讲，和过去完全不同，很反常。”

果然，林彪一去不复回，两个月后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，葬身异国的荒漠中。

1971年7月9日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踏入北京，开始了他48小时的秘密访华旅程。

美国这次派密使前往头号敌对国家，是有着深刻时代背景的。

由于美国一直奉行封锁、遏制和敌视中国的政策，中美两国

处于敌对状态长达二十二年之久。然而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受到削弱：核垄断已不复存在；经济上受到西欧、日本的有力挑战；苏联军力不断增强，对外全面扩张，态势咄咄逼人。美国深陷越战，损失惨重，摆脱越战泥潭已成当务之急。尼克松期盼同中国改善关系，有助于“结束那场战争的苦恼”。通过美中和解，还可提高其与苏联谈判“军备控制”的资本和增强其在全球与苏联争霸的战略地位。他也认识到，中国已成为“世界五大力量”之一，不可能再把中国排斥在国际事务之外了。

就中国而言，迎接美国密使到来，也是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日趋恶化，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，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。缓和中美关系，有利于抵抗苏联的威胁；也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，实现统一大业；同时还可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，在外交上打开新的局面。

正是由于上述形势的变化，二

十多年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开始缓解了。但从双方改变看法到尼克松访华，经历了数次互相试探和逐步接触的过程。从中国请斯诺上天安门城楼到毛泽东和斯诺谈“请尼克松来谈”，再到中国与美国运动员接触，继而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球队访问中国这一系列“破冰”举动之后，两国领导人都心里明白：他们的手既然能够握住小小乒乓球，同样也能握住地球。

乒乓外交不仅带给东西两大国一个民间交往的机会，同时也成为打破两国之间冰冻了22年官方交往的机会！“小球”顺利地推动了“大球”，将中美官方正式接触的时机推进到成熟的季节……

这一次，尼克松总统丝毫没有再犹豫，他趁热打铁，再接再厉，三个月后，派出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，曾以“中国通”著称的基辛格博士秘密前往中国，为他正式出访中国“打前站”，制定出“瓜熟蒂落”的时间表。

1971年7月9日，基辛格巧妙地避开西方国家的耳目，通过巴基斯坦第三国秘密飞往他们心中的神秘国度——中国。

中午12时15分，基辛格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，出现在北京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。来迎接他的是被毛泽东称为“遇大事不糊涂”的叶剑英元帅。此时，他已担任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职。他身后是颇有外交风度的黄镇大使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。

杜修贤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一特殊而神秘的时刻，这张秘密来华的照片在很久以后才得以公开发表。

基辛格与叶剑英寒暄几句之后，快速坐上了中国制造的“红旗”牌轿车。它是中央领导人特有的一种身份象征。

那时的北京，路宽车少人稀，根本不需要什么交通管制，便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目的地。

午餐由叶剑英主持，这个说是简便的欢迎宴会却显得相当隆重。

基辛格第一次在中国品尝中国菜，便由衷地认同毛泽东关于“中国菜”是中国对人类一大贡献的说法。

基辛格就餐之后顾不上休息，急于想见中国总理。因为，他称病“感冒”的时间只有两天，而且只有见到了中国的总理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目的能否达到。

人不能扔，东西还不能扔吗？

“还好，只不过虚惊一场。那是一条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偷渡船在波峰浪谷间时隐时现。后来，离得更近了，两个船老大也互相认出来，并打起招呼。

“‘不行啊，这风也不见小，雨却越来越大，弄不好会出事的’。对面船上的船老大大声说。那时，我们的船离岸边已经很远，大声说话已经不被禁止。

“‘咋办呢？我也估摸着现在超载了至少一个人的分量。’我们这边的船老大也有些忧心忡忡。

“‘我这边也是。怎么想得到呢？天气预报说风力会越来越小的，现在却越来越大。早知道就少载一个了，这样下去肯定不行的’。

“‘这天气预报和政策一样，没一样靠谱的——’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大浪打过来，又把两条船一下子推开来好远。

“等到两条小船重又靠近时，那边船上的船老大有些急不可耐地向我们这边说：‘不行，得赶紧想办法！’

“‘想什么办法？除非扔掉一个人！’我们的船这时恰好又撞上一排大浪，一大片水灌进船舱里，船老大更加焦急起来。

“‘人不能扔，东西还不能扔吗？’那边船上话音刚落，两条小船又被大浪冲散了。

“‘扔吧，你们也听到了。身上有什么就扔什么，这该死的风浪，不然我们大家都得一起喂鱼的！’我们船上的船老大终于下达命令。

“我们一下子面面相觑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我们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可扔呢？除了挎包里的换洗衣服和化妆用品，就是各人藏在身上的金条了。要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花了一根金条的代价，才买到一个舱位的。现在，我身上还存有妈妈用长长的布腰带捆绑在我腰际上的十根金条，那是留给我到异国他乡后谋生用的……难道……我不敢往下想，嘴里忍不住就说：‘我没什么好扔的，就一个挎包。’

“于是，也就有其他的人一起附和：‘是呀，我们没什么好扔的。’

“‘怎么，还要我说得再明确一点吗？’船老大忽然提高嗓门，接着一弓腰，从脚头的破包包里摸出一根亮灿灿的金条，在我们面前晃了晃，道，‘喏，就扔这个——’说着，一抬手丢进黑黢黢的大海。

“我仿佛听到了‘扑通’一声，但似乎又不很确切。因为我知道这些船老大平时对于金钱从来都

是很斤斤计较的，怎么可能拿金条往水里扔，连个响声都听不清晰就没了呢？

“就在我们莫名其妙地注视着船老大的举动，一方面觉得匪夷所思，另一方面又无所作为时，又一个大浪打过来，咸咸的海水浇了我们一身，而船身似乎又往下沉了沉。

“‘怎么样？命重要还是金条重要？如果你们认为金条重要，就留着，我们再商量着扔掉一个人算了。嗨，也是我贪心，不该多载了一个人，还有这狗娘养的天气预报，不然不会弄到这个地步的！’

“我们依旧面面相觑，手按着身上硬硬的金条，没有一个人有掏出来往水里丢的意思。

“这时，有一个年纪大些的妇人发话了，她说：‘怎么扔呢？大家身上带的金条又不是一样多的。是不是先问一问，谁都带了多少？够不够一个人的分量，或者是不是要按比例扔……’

“‘是啊。’马上就有一个胖胖的妇人附和，‘要扔也要金条带得多的人先扔。干吗要带那么多金条呢，这不是拖累大家吗？我反正只

有三根。’

“‘可是，要这样说的话，大家也应该先报一下自己的体重。超过平均体重的人应该先扔掉自己的金条才对……’说这话的是一个瘦瘦的但面容很白净的少妇，她就坐在我们正对面。

“于是，也响起另外一片附和声：‘是啊，这话也有道理……’

“就这样，除了我和我的同伴没有吱声外，其他所有的人一时似乎都加入了论战。而且很明显地划分成两个阵营：一个是金条带得多但体重偏轻的‘瘦人’阶层，一个是金条带得少但体重偏重的‘胖人’阶层。

“听着这样的争吵，船老大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终于大声呵斥道：‘还争些什么呀！有意义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船说翻就会翻的，到时候大家一起玩完！’看着一船的人依然无动于衷的样子，他忍不住又缓和了口气哀求道：‘小姐，姑奶奶们，扔吧，快扔，没时间了。真的，再不扔就太晚了！你们——快看，快看，那边的船真的要不行了——’他忽然叫起来。



《财富如水》

◆出版社：作家出版社
◆作者：卢新华

《财富如水》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，“伤痕文学”运动的创始人，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。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，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，细心审视、考察、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。

7 “搞”字是动词上披着形容词的外衣



《心 术》

◆出版社：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：六六

《心术》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，刻画了一群努力成为好医生，而又不不得不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轻医生形象。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，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，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。

3月12日
二师兄的春天到了！

临下班来了个会诊病人，在18楼高干病房，点的是大师兄的名。今天遭遇百年不遇的线路检修，谁都不愿意爬上去。大师兄推二师兄去看，二师兄推大师兄去看，最后俩人建议杜丰生先去打个前哨。

不多会，小杜回来了。问他情况如何，小杜一脸严肃，说：“我有两个消息，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，你们要听哪个？”

大师兄说，先听坏消息。坏消息是，问题大了！麻烦得很！

二师兄再问，好消息呢？好消息是问题不严重。俩人的脚都踹过去。

小杜一脸神秘地说：“老头的病，一点不严重，我看严重的那部分应该是归口腔科管，不归我们管，明天就可以退回去。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不舍得退回去。”

俩人都懒得搭理他，不是我科的病人我们向来不搭理。

“那个人的女儿是上戏表演

系的学生，惊为天人！我看完以后就跟她讲，你父亲的情况不是一般严重，可能需要大夫们来会诊，你等着，我去叫人。我这就奔下来通报情况了。”

二师兄噌地蹿起来跑出房间，把我们给反锁在里面，他在外面喊：“你们谁都不许出来。就在这里老实呆着。不要跟我抢，不然我在你们饭里下砒霜。”最后一个字应该是在两层楼上飘下来的。

三分钟之后他就下来了，打开门问：“18楼几号病房？”

小杜说：“1805。你就为这个回来，干吗不打手机？”

“手机忘带了，走得太匆忙。”小杜赶紧递手机过去。

“记住，十分钟后打我电话，就说有急诊手术。万一不好看，我就撤了。”

十分钟后我们再打他的电话，手机关机了。

两个钟头后，大师兄都下班回家了，二师兄才进来，进门就跟我们宣布：“从今天起，我禁止你们任何人踏上18楼半步，包

括大师兄。谁去我跟谁翻脸！还有小杜，你替我想个法子，这种不明原因的神经痛能扣他多久，越久越好。成败在此一举。”

小杜说，顶多一天两天，做个扫描什么的就差不多了，道理上说应该没有肿瘤的迹象。

“查！没有肿瘤也要查出肿瘤！就这么定了！”

二师兄又上18楼了。今天晚上不知道他还打不打算回家。

我问小杜那姑娘长什么样，他说比高圆圆好看。

我都想上18楼了。

3月13日

早上查房的时候，小杜说给18楼设计了PAT的全身检查，因为仪器已经排满了，所以需要等两天。

中午二师兄有点垂头丧气。说，女孩子讲的好多电影和好多演员名字听都没听过，交流起来不顺畅。我们忙着根据他残留的记忆碎片拼出以下作品和人物：《飞跃疯人院》、《女王》、《百万英镑》，罗伯特·德尼罗、海伦·米勒、英格丽·褒曼。还有

一个大师，我们谁都不知道的，我被派了任务，回家当科研课题去攻关，明天早上来交资料。

我们跟二师兄说，你这样谈恋爱不行，被她牵着鼻子走，咱的生活视野就那么窄窄一条，除了手术就是门诊，除了夜班就是查房。N年不休假，没有任何娱乐，你跟娱乐圈的人谈娱乐，这叫自爆其短。要跟她谈科学，谈生命的奥秘，谈医生的伟大，要把她拉进你的圈里。

二师兄说，不行，天生英雄气短，一个学医的理科生还偏偏对艺术有景仰，一听那姑娘谈艺术史话，就有将她拥入怀抱的渴望。

小蕾同学在旁边突然插一句：“是先有将她拥入怀中的渴望，然后才对艺术景仰的吧？次序不要颠倒。”

二师兄还辩解，真的是对艺术很崇拜，顺带连搞艺术的人。

大师兄坏笑着说，最后一句话最在点子上：搞艺术的人。所有的“搞”字，都是动词上披着形容词的外衣。明明是奔着搞而去，却披上热爱音乐热爱绘画热爱艺术的遮羞布，热爱什么是虚的，热爱的那个人才是实的。认识你十年了，第一次发现你原来是狂热的艺术爱好者。